



客居人語 姚船

### 春的聲音

春天有聲音嗎？你側耳細聽，在細雨霏霏的氳氳中，屋檐的水珠正在不緊不慢地掉下，滴嗒、滴嗒，滴滴、嗒嗒……輕輕地敲打着地面。那是春天的聲音，在溫柔地喚醒冬眠沉睡的大地。

你用心傾聽，草根正在土層中伸展，那白嫩的新芽已在泥土中躁動，發出只有心靈才能感受到的聲響，小心翼翼地，把尖尖的嫩綠托出地面，去接受最早的陽光雨露。

當然，最能讓人感受到春天的，是各種小鳥在暖陽下的啼唱，吱吱喳喳，咕咕唧唧，那是迷人動聽的旋律，拂去人們額頭絲絲涼意，春來了！這是春在召喚。

春天是萬物復甦季節。人們期待著大自然卸下冷酷刻板的面孔，換來一身輕盈柔軟

的外衣，用翠綠點綴枝頭，鋪滿大地。春天是美好的，令人期待。節季的春天正踏着春風春雨的節奏走來，而在仍被疫情禁錮下的人們，什麼時候可以迎來生活的春天？

春節期間，與故鄉的朋友通電話，互致問候。談到多倫多正處於一年來最嚴格的管制措施中，除了看醫生、去超市，其餘一律止步，對方感到愕然，怎麼還這樣？他們那裏一切開放，酒樓、商場、戲院……熱熱鬧鬧，喜氣洋洋。我由衷高興，故鄉的人能歡歡喜喜過新年。

我告訴他們，近來情況已好轉，多倫多原定二月二十二日放寬管制，允許餐廳、商舖在限制顧客人數情況下重開，只是由於變種病毒已在部分社區傳播，又把居家令延長兩個星期。我叫他們不必太擔心。嘴上這麼說，心裏仍有個大疙瘩，會否再延長？要到

什麼時候，我們才能輕鬆地行走公園，漫步湖濱，擁抱大自然呢？

記得小時候，在故鄉讀小學，每每盼望著春天，因為學校會組織春遊，到礮石山旅行。礮石山是汕頭著名風景區，環境秀美，與市區隔海相望，是市民悠閒好去處，坐渡輪十分鐘就到達。走到山上，可以俯覽港灣上來來往往的鐵輪和木船，市區高樓大廈也盡收眼底，真是海闊天空，令人心曠神怡。想不到經歷半個多世紀的春夏秋冬輪轉以後，在疫情肆虐全球之際，我又一次萌生了對春天的渴望。

加拿大至今仍有一些城鎮有「土撥鼠報春」的習俗。報春的土撥鼠由專人飼養，每年二月二日土撥鼠日就會被「請」出洞來。據說土撥鼠出洞後，如果見到自己的影子，馬上返身入洞，表示春天至少要等六個星

期；要是牠沒見到自己的影子，就會繼續留在外面，顯示春天即將到來。演示完畢，按傳統戴高筒黑帽和禮服的主持，像宣讀聖旨一樣，莊重宣布結果。這時，圍觀的成百上千居民和遊客熱烈鼓掌歡呼。

由於疫情，今年的「報春」活動改在網上進行。巧合的是，這次加東安省、魁省和斯高沙省三隻「明星」土撥鼠都一致宣示春天很快就會來到。我印象中，近年從未有如此一致的結果，或許動物也洞察到人們的心意。

春的脚步近了。我忽然想到，要戰勝病毒，迎來生活的春天，除了靠疫苗、靠政府，最重要的，還是每個人都要自覺嚴格遵守防疫措施，萬眾一心，哪有跨不過的坎？生活的春天，既是我們的追求，也掌握在我們手中。做好自己！

### 正月十四 娘娘誕辰



春節習俗



正月十四，臨水娘娘誕辰，又稱「順天聖母」，她是拯救難產婦女的神仙。

圖：馮印澄 文：新華社



英倫漫話 江恆

常言道，過了正月十五才算過完年，就算吃了大年三十的餃子，迎了初五的財神，好像總要等到看了花燈、鬧了元宵，人才能真正收心。所以往年這個時候，我大都會繼續沉浸在年的氛圍裏，帶上家人或攜三五好友，去看場電影，聽場音樂會，劇院恰是去處。

在倫敦，去劇院當然非西區莫屬，這裏幾乎雲集了大部分著名劇院，因而有英國百老匯之稱，但從歷史傳統上講，西區要悠久得多，而且在表演的內容上，也不像百老匯以音樂劇為主，西區包羅了音樂劇、歌劇、舞劇、話劇等，形式多種，老少咸宜，總能找到一個適合你口味的演出。

西區還有一個獨特之處，就是每家劇院都有著自己的傳統和特色，比如皇后劇院，長年上演歐洲最具影響力的音樂劇之一《悲慘世界》(Les Misérables，又譯孤星淚)；蘭心劇院主打流行音樂劇《獅子王》(The Lion King Musical)；哈利波特迷們則要去倫敦唐人街城附近的皇宮劇院，才能欣賞到舞台劇《被詛咒的孩子》(Harry Potter and the Cursed Child)，不過，這可不是J.K.羅琳的原版小說，而是她專門寫的劇本版，她對外介紹是哈利波特系列的第八個故事，也就是哈利波特打敗佛地魔十九年之後的續集。

當然最知名度的，還是風靡全球的經典音樂劇《歌劇魅影》(The Phantom of the Opera)，該劇自一九八六年首次在女王陛下劇院公演，長盛不衰，劇中許多膾炙人口的歌曲，至今仍不斷被世人傳唱，許多中國遊客也把觀劇作為到倫敦的「打卡」項目。我對此劇也是心儀已久，一直好奇這部號稱史上最成功的音樂劇有何與眾不同，有一年我陪同一個來英國遊玩的香港家庭，他們指名要看《歌劇魅影》，我便趁機得以一探究竟。坦白說，我不是音樂劇的愛好者，看熱鬧的成分居多，等到演出開始，我還是眼前一亮，大感驚艷，舞台之華麗、音樂之優美、表演之精湛，顛覆了我對音樂劇的認知，尤其是當那熟悉的主题曲旋律響起，全劇迎來一個凄美至極的結局，瞬間催人淚下，說它是一生必看的劇目並不為過。

遺憾的是，自去年三月中旬開始，因

### 創新之路



▲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推出VR版《仲夏夜之夢》，演員身上帶有運動傳感器，在虛擬森林中進行表演。 Stuart Martin/RSC/PA Wire

疫情的關係，倫敦西區劇院全部被關閉，《歌劇魅影》在倫敦以及全英國的巡迴演出也被叫停，曾有傳聞指這可能是永久停演，從而令這部殿堂級的音樂劇成為絕響，全球億萬粉絲一度傷心欲絕。但近日傳來好消息，該劇的製片人和作曲家宣布，今年六月上旬將恢復演出，相信演員們經過一年多的沉澱，此次回歸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好。

說起疫情對劇院的影響，我聽一位西區舞台導演講，他們當初完全沒有想到劇院會成為「最受傷」的行業之一，原本以為隨著疫情好轉就能重開，不料卻遙遙無期，一些規模小的劇院很快撐不住率先倒閉，就連莎士比亞環球劇院、皇家艾伯特大廳這樣有實力的劇院也面臨前所未見的經營困難，他們不想坐以待斃，就得想方設法自救求生。

「雲看劇」成為不少劇院轉型的首選，比如，《歌劇魅影》進行了網上直播，讓平時沒有機會到倫敦觀劇的全球觀眾免費欣賞。英國國家劇院也在YouTube免費播放了《簡·愛》等十多部劇目，不少以前只有到現場才能看到的。勞倫斯巴特利劇院趁機反璞歸真，用錄音代替畫面，製作音頻劇，把好戲「說」出來，通過耳機傳遞故事，營造出一種一對一的親密感。有劇院甚至請來英國著名演員班尼迪·甘巴貝治(Benedict Cumberbatch)，傾情朗誦莎士比亞名篇，而賣點就是他那「一句呢喃融化冰雪」的迷人嗓音。

有些劇院也進行大膽嘗試，使用虛擬現實技術(VR)進行現場在線演出。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就推出了話劇《仲夏夜之夢》(A Midsummer Night's Dream)，七名演員身上帶有運動傳感器，在虛擬森林中進行表演，他們可以與周圍的環境和在家中的觀眾互動。最有趣的地方在於，觀眾通過他們的手機或平板電腦，能夠直接從世界任何地方直接影響現場表演，例如可以在劇中的關鍵點引導演員穿越森林。用該劇總監製的話說，這種新的演出方式，融入了遊戲的互動模式，觀眾坐在家裏可以對現場表演產生影響，聽起來就令人興奮。

更前衛一些的是東倫敦的阿科拉劇院，作為首批被關閉的劇院，管理層決定將劇院搬到戶外，但這不是常見的劇場，而是選在了一處廢棄的城市場地，擁有能容納八十人的舞台和酒吧，同時又進行了防疫的特殊設計，確保觀眾之間不會密切接觸。

此外，一座名為索林頓的新劇院也頗有創意，它選址在薩福克林地，這原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炸彈坑，後來長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，觀眾的座位就在沿着彈坑的坡度依次向上，每棵大樹成了天然隔離牆，劇院能容納二百人，計劃於今年五月開放。

就像索林頓劇院經理所說，疫情打擊了劇院行業，但也成就了創新之路。回顧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，每一次創新和進步，又何嘗不是伴隨著困難和挫折。

### 亦敵亦友(上)

最新一期《哈佛商業評論》的封面故事題為「如何與你的競爭者合作」。在作者看來，即便是市場中競爭激烈的對手，一旦覓得契機，或會產生「合則兩利」的效果。這讓我想到藝術世界中，同樣不乏「亦敵亦友」的故事。



黛西札記 李夢

佛洛伊德(Lucian Freud，一九二二至二〇一一)和培根(Francis Bacon，一九〇九至一九九二)可說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英國畫家。十三歲的年齡差，於他們而言絕非阻隔，反而讓這兩位性情古怪的畫家享受了一段爽冽刺激的、大開大合的友誼：從親密無間、形影不離，到反目成仇，老死而不見。

一九四五年，乘火車到訪兩人共同好友的郊區住所時，佛洛伊德和培根首次相遇。佛洛伊德的個性冷峻疏離，以「生人勿進」的肅靜外表掩蓋羞怯內心；培根偏偏心直口快，熱衷挖苦逗樂，言談間充滿狡黠卻天真的魅力。佛洛伊德顯然深深被這位同路人吸引，在隨後的數年裏，兩人的友誼迅速升溫，幾乎到了形影不離的地步：一同工作，一同午餐，不時到訪藝術家俱樂部小酌。兩人在創作上也互相啟發，甚至互相為對方畫像。一九五一年，佛洛伊德和培根分別以對方為名創作的肖像畫，成為這段友情至濃時分的見證。

外耗時費力。在培根創作的《盧西安·佛洛伊德肖像》中，他的好友倚門而立，一身黑色長款風衣幾乎淹沒在同樣黑色的背景中。畫家以慣用的迅疾筆法處理人像，以至於畫面中很多部分幾乎處於未完成的狀態，像是僅僅在觀者面前停留數秒便轉身飛走一般。而佛洛伊德以培根為主角的肖像畫作，每一筆都認真而謹嚴，連畫中人眼睫毛的疏密和眼窩的細小皺紋都清晰可見。

如是畫作固然是友誼的珍貴見證，卻也暗示兩人在創作理念上的分歧，誠如佛洛伊德所言：「培根在單一筆觸裏處理表現很多事物……但這跟我能做到的任何事情相距十萬八千里。」這也注定兩人的關係逃不開漸行漸遠的運命。儘管佛洛伊德家中客廳一直陳列培根的《雙人像》，但當他逐漸成名、不再依靠培根接濟的時候，權力關係的天平打破，兩人再也回不到數十年前小酒館中對酌談笑的親密。他們曾嘗過藝術熟成的果實，卻最終敵不過人性的晦暗。



▲培根為佛洛伊德繪製的肖像畫。作者供圖



人與事 延靜

近日看央視《衣尚中國》節目，驚喜地又見到了常沙娜。隨著主持人的介紹，常沙娜由一位女性攙扶着走上舞台，她面帶微笑，緩步走到舞台中央，向觀眾招手致意。

這時，主持人說，在舞台上兩位「九〇後」，一位是常沙娜奶奶，另一位是來自台灣的小妹妹，觀眾聽後鼓掌掌。這時我才意識到常沙娜一九三一年生，已經九十高齡；台灣小妹妹曾薇這世紀九十年代出生，是她的學生。

多年前我曾見過常沙娜一面，可能是在我出使韓國期間她訪問過韓國，記憶有些許模糊。但她留給我的印象，穿戴時尚、舉止優雅，至今難忘。

### 「敦煌少女」常沙娜

那之前，我和妻子曾去敦煌參觀，為敦煌莫高窟的壁畫所着迷，聽了常書鴻的故事更為感動。常書鴻出生在浙江杭州，曾去法國留學，刻苦學習藝術，但回國後卻迷上了敦煌。他不畏艱辛，風餐露宿，臨摹壁畫，後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，為保護敦煌，研究敦煌，奉獻一生。在那次參觀中，我們得知他的女兒常沙娜，繼承了父親的事業，十分敬佩，並期盼與她相見。

與常沙娜僅有一面之緣雖很可惜，但那之後，我們一直關注著她的蹤跡。再後來，我們從報紙上看到，她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，感到很是欣慰。

常沙娜經歷不凡。她出生在法國里昂，因當時住所靠近索恩河(Saône)，因此她取名Sane，中文為沙娜。十二歲隨父親回國，臨摹敦煌歷代壁畫，歷盡辛辛。後曾去美國留學，主攻藝術，回國後在大學任教。

常沙娜不僅研究敦煌卓有成效，還是設計家，曾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徽的設計，還參加過人民大會堂外牆裝飾和宴會大廳裝飾設計，展現了敦煌的風韻。常沙娜還是一位教育家，桃李滿天下，其學生稱讚她的設計中經常滲透著敦煌的圖案。

在當天《衣尚中國》的節目中，主持人宣布，常沙娜還帶來了她的設計圖案。話音剛落，一幅設計圖案就展現在觀眾面前，一張白宣紙上，兩朵牡丹盛開，她祝願人們的生活像花兒一樣美麗。

常沙娜被稱為「敦煌少女」，她跟隨父親多年臨摹敦煌壁畫，練就了一身藝術基本功。又經過多次深造和個人刻苦鑽研，終成為一位傑出的藝術家。前年她被中國文聯授予終生成就美術家稱號，這次不顧高齡登上電視舞台。她踐行的是她父親的遺訓：「生命不息，跋涉不止。」我不能不欽佩她。